

# 知音汇



武汉市蔡甸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2013/04



四

ZHIYINHUI

巍巍乎，汤汤乎/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河岸两旁早已没有了人畜，寒风不紧不慢地悠着，夹杂着冰凉的湿气，像小刀一样刮着水伢的手。水伢撑着船七拐八弯就到了村子口，他让船头慢慢地靠岸，一手拿起船绳系着的锚，一手握着船篙跳上了岸。

高士林：  
《沉湖纪事》

一夜的头晕脑裂，昏昏噩噩，直到早晨八点，周国平才睡眼惺忪地爬起来，洗漱时，看着镜子里浮肿的眼袋和胡子拉渣的脸颊，想起刚毕业那阵青春飞扬的神采，不觉黯然神伤。

李旭光：  
《周国平的故事》

对于中国人来说，勇敢的表达总是一个稀缺的能力，尤其对于我们这样还比较传统的家庭来说更是这样。但是我还是决定在这个感恩节，写下这封信，来表达我对你最深的感谢和爱，同时和你谈谈一些其他的问题。

中山樵  
中山驍  
《父子书》

我在很小的时候，每次吃饭，祖母都要盯着我把饭吃得干干净净。我的母亲甚至不准我吃饭时说话，食不言睡不语，否则必定挨打。也不是粒粒皆辛苦的传统道德感召，而是当你切实经历过刻骨铭心的饥荒，你就会下意识害怕挨饿，你若亲历过农耕，你会深知每一粒粮食是多么来之不易。

马 竹：  
《不可无饥荒忧患》

# 知音

文艺季刊

主管：中共蔡甸区委宣传部  
主办：蔡甸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 编委会

主任：郭笑撰

编委：蔡永 吕文飞 龙建平  
高池 谷未黄 千里烟

## 编辑部

主编：龙建平

副主编：高池 陈进军 王汉伟

编辑：梦凡 别梦 阿伟  
如雪 泉名 林洲子  
呢喃低语 长安兵乱  
福墨留香

地址：武汉市蔡甸区树藩大街  
491号新闻中心

邮编：430100

电话：027-84940676

邮箱：zyh430100@163.com

刊号：鄂内资准字2087/WH

2013年第4期（总4期）

出版日期：2013年12月

巍巍乎，汤汤乎

1

## 小说坊

编辑：呢喃低语 长安兵乱

- 沉湖纪事（中篇小说）高士林 4  
周国平的故事（短篇小说）李旭光 24  
向往城市（短篇小说）华杉 31  
竞标的世界（评论）卓伟华 37

## 散文苑

编辑：如雪 别梦

- 父子书 中山樵 中山骄 39  
家传一池墨（外一篇）方红学 45  
梦中琴弦（三章）何江华 48  
大集的绿豆包子 邓世辉 50  
春色里有一种暖黄 郑丽环 51  
不可无饥荒忧患 马竹 53  
读书之城——蔡甸干部品书录 王筱武 吴大顺 56  
方清萍 范建新 史玉茵 陈涌强 刘德彦 龙建平 57

## 百花园

编辑：福墨留香

- 学书心得 安宏伟 62  
浸润书道 通会生活 张炳绍 64  
安宏伟书法作品 65  
书法 谢长林 美术 陈仁元 69  
书法 王体大 美术 朱传琳 70  
书法 李铸 摄影 金铭钢 71  
摄影 陈祖练 余兴国 72  
中核·蔡甸世纪广场笔会作品选 73  
歌曲《莲花赋》王志武 王肇恕 沈兰英 词 王原平 曲 77

## 新诗廊

编辑：阿 伟 林洲子

我在风景外等你（组诗）辜锦屏 78  
两垛墙的对话（外二首）吕政保 82  
在深秋错过相遇一片枫叶（外二首）周承强 83  
一棵树的飞翔高度（外二首）郑勇兵 84  
刘国安 李小利 85  
方建华 蔡 飞 万利霞 86  
知音故里葡萄节爱情诗歌大赛作品选 87

## 古韵轩

编辑：泉 名

词野拾韵——李家桥楹联选 90  
毛泽东颂赋 吕子荣 92  
莲溪港赋 辜克服 92  
蔡甸沉湖赋 黄国斌 92  
嵩阳寺赋 张声荣 93  
祭屈原赋 李正华 93  
“诵时非伪态，嫉俗是真心” 泉 名 94

## 信息窗

编辑：梦 凡

蔡甸区首获音乐类作品的国家级大奖 96  
举办“蔡甸梦·建区20周年系列纪念展” 96

高瞻远瞩（油画）刘依闻 封二  
蔡甸风光摄影 梁国芳 范凌峰 封三



打造知音文化品牌  
构筑文化蔡甸高地

协 办：（排名不分先后）

湖北中核置业有限公司  
武桥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知音城建设有限公司  
蔡甸区后官湖生态宜居新城管委会  
武汉蔡甸生态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振业建设集团公司  
武汉水王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武汉蔡甸文化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蔡甸区星光村集团  
武汉东方之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封面题字：金伯兴

封底篆刻：吉继忠

版 式：杨茂林 蔡 永

设 计：武汉龙脉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武汉市红黄蓝彩印有限公司

# 沉湖纪事

（中篇小说）

□ 高士林



“七八九月好风光，十里菱荷争放香。红花绿叶白莲水，采菱歌声满船舱。”这就是我美丽的家乡沉湖。那里有我生长的印迹，那里记录着我的亲人们爱情的忧伤……

## 1

半夜，表姨妈又一次从梦中惊醒。她拉了一下系在床头的电灯的开关线，昏黄的电灯光即刻照着了她清瘦的面庞，她慢慢地坐起来，有几分迟钝地从床边拿起一件深蓝色的中山服披在身上。

她不知道为什么，过了春分以后，晚上总是整夜整夜地做梦，而且做的梦总是同一个样的，什么湖水呀，芦苇呀，乌篷小船呀等等。而最让她惊异的是每一次梦中总会出现那长满芦苇的沉湖湖汊，湖汊中水伢或躬着身子插虾簰，或站在湖水中默默地望着她，鱼儿在他身边的虾簰前转来转去，时儿露头，时儿板籽，溅起的水花洒在了水伢的中山服上……

表姨妈想了想刚才的梦，不由得看了看披在身上的深蓝色的中山服，一种不可名状的哀怨从心底向上涌，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突然，一只老鼠从床底蹿出，吱吱地向堂屋跑去。她想起来了，刚才的梦中好像也有一只这样的大老鼠。不，不是好像，确确实实是有一只，它从芦苇荡里蹿出来跳到他们的乌篷船上，舔舐着水伢的口水，她发现后顺手操起船铺边的一把芭蕉扇，老鼠没打着，却把熟睡的水伢给打醒了。她正准备对水伢说有老鼠，可被她打醒的水伢突然不见了。而那只灰色的大老鼠居然从船舱蹿到船头立了起来，只一瞬间的功夫大老鼠变成了水伢，纵身跳入到湖水中，她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梦，这个频频光临的梦，真让她心神不宁。

表姨妈急忙下床，趿着鞋子走向堂屋，她想看看从床底蹿出的那只老鼠，看它是不是从沉湖湖滩里来的。对于这种灰褐色的老鼠，她实在是太熟悉了，在那荒滩苇荡的野外里生活，不，不应该是生活，应该是生存，生存了近二十年，几乎与世隔绝的近二十年。近二十年来，哪一天不与老鼠为伴？老鼠亲过水伢，想必也曾亲过她，可是，为什么老鼠带走了水伢而不带走她呢？

表姨妈拉开堂屋的电灯，痴痴地在堂屋内转了转，心想，是应该好好地亲近一下这偏心的家伙。说不定它可以把自己带到水伢那里去见水伢一面呢！可是，堂屋内除了用几块船板搭成的桌子，以及简陋的长凳外，根本就没有老鼠的影儿。昏黄的灯光下，表姨妈迟疑了一会儿，便又慢慢地来到床边坐下。梦中的情境再次在脑海里浮现

为什么总是湖滩、芦苇荡呢？为什么总是渔船、水伢呢？想了好一会儿，表姨妈终于认定，这些时的梦，不是梦，是水伢想她了，在她熟睡之时来看她了。

于是，表姨妈决定到沉湖那湾长满了芦苇的湖汊去一趟，去看一看那里的芦苇，看一看那湾湖汊子里的湖水，去会一会那个不正经的老鬼，都相隔三年多了啊！

不知不觉表姨妈竟然轻轻地哼起了水伢时常唱给她听的那首歌儿：

芦苇花儿开在顶儿上啊，  
鱼儿板籽板到船儿上啊，  
我操心操在你的身儿上；  
你是我的冤家哟嗬哟……  
前世欠你今世还哟，  
芦苇湖汊是我们的新房啊，  
小小船舱好圆房哟，  
好呀好圆房啊，好圆房……

唱着唱着，不觉唱出了心酸，唱出了泪水……

2

1958年2月，才二十出头的表姨妈出嫁了。

坐在花轿里，表姨妈听着外面的唢呐声，陶醉了的心半是娇羞半是好奇。娇羞的是她要做新娘子了，有了夫婿，有了家，有了未来，有了幸福了……好奇的是她从未见过自己的夫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胖是瘦，是高是矮，是老是少，是俊是丑，对她是好是坏……这在她心中，那可是一个待解的谜啊！

迎亲的队伍，沿着河堤穿过芦苇，慢慢地走进了面河而居的小村子。飘舞的红旗、铿锵的锣鼓、悠扬的唢呐召引着小村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人们纷纷跑出屋门观看，妇女小孩们跟着迎亲的队伍，瞧着红红的花轿，都想一睹新娘的面容。当新娘头顶着红盖头走下花轿时，前来看热闹的人们都称羡不已艳丽的服饰裹着一个好标致的身材呀！

然而，当新娘表姨妈走下花轿拜堂时，无情的现实把她美好的憧憬击得粉碎。

拜堂那刻，病怏怏的新郎，在新郎远房侄儿水伢的搀扶下，像例行公务一样，在新郎阵阵的咳嗽声中草草了事。新郎病了，是痼病，久治不愈，算命先生说，结婚冲冲喜也许会好起来……

新郎病了，自然就没有“三天无大小”的闹洞房之举了。新郎在侄儿水伢的搀扶下，一路喘气一路咳嗽地进了洞房，当水伢托着新郎的手掀掉新娘的红盖头时，病怏怏的新郎与生龙活虎般的水伢眼梢儿都直了。水伢不觉脱口而出，真好看，好漂亮呀！新郎听到侄儿说“真好看，好漂亮呀”，方才回过神来，“嘿嘿”地笑了；虽然是笑，但是，他那笑比哭还要难看：苍白的脸上一丝儿血色也没有，两眼凹陷，张开的嘴唇发紫。要不是水伢在，表姨妈一定会被吓坏的。看到眼前的新郎，表姨妈扑在床上呜呜地哭了。她的泪水仿佛是一片片凋零的芦苇花，落在绣着鸳鸯戏水的枕头上。

这时，婆婆进来说：“媳妇啊，快别这样。这是女人的命，女人都是要嫁人的。俗话说‘嫁鸡跟鸡，嫁狗跟狗，嫁给扫帚背着走’。别看他长得丑，人病了是这样的，快别这样，刚过门来，多讲一点喜气、净气，用这

些喜气、净气来冲一冲他身上的秽气，以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好好地照顾他，从现在起，他可就是你的男人了。”

婆婆的话语并没有减轻表姨妈心中那种因失望所致的丝丝疼痛。一夜之间表姨妈竟然生出了许多的白发，她白皙的脸上也陡增了许多怨妇的愁纹。不过，白发也好，怨愁也好，她还是认命了。从第二天起，便开始为夫婿煎中药，细心地侍前侍后……

说也巧，结婚后夫婿的身体居然比以前有所好转，走路不再需要别人搀扶，每天还能扫扫地、抹一抹桌椅什么的。这应该是一件可喜的事，然而，婆婆看在眼里却愁在心里。她知道儿子的病与她刚过世的老伴的病一样，与天气有关，时好时坏。现在儿子的病，所谓的有所好转，不过是这几天的天气正常，一旦天色有变，一切都会跟原来一样的。婆婆心知肚明，这种病想要恢复肯定是不可能的，能够维持现状，保住性命就很不错了。至于媳妇有怎么样的感受，婆婆太清楚不过了，媳妇的感受不也是自己曾经有过的感受吗？所以对媳妇的感受婆婆没有过多地去想。何况在这种情形下想多想少又能怎么样？人间不公平的事，不如人愿的事太多了，能想得过来吗？为了老何家，以后只有好好地对待媳妇。婆婆想的，婆婆愁的，是儿子能不能给他们老何家留下一个孙子。要不然，老何家的血脉到他这一个分支就断香火了。

表姨妈没有像婆婆那样想那么多，想那么远。表姨妈想的是怎样过好日子，怎样让病怏怏的丈夫一天天好起来，怎样让一个充满阴霾的家不再死气沉沉而鲜活起来。从此，表姨妈用她柔弱的双肩，撑起本不该由她来撑起的一片天空。

老天不负苦心人。表姨妈的柔美与勤劳终于改变了他们的家庭，以及人们对他们家庭的看法。丈夫的脸上时常可见笑容了，尽管他的笑很难看，但，那毕竟是笑，毕竟是顺畅啊。过去，一个病怏怏的人在家里咳着喘着，人们感到恐怖，即使同情婆婆的遭遇，也是很少来他们家里串门的。而现在呢，家里也时不时还有一些邻里乡亲来坐坐，邻里乡亲们谈天说地好不热闹，整个家庭充满了活力。在乡亲们的意识里，好像结婚这一冲喜真的是很灵验哩！

自从表姨妈进门那天起，侄儿水伢的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勤快，他动不动就跑过来，并且婶婶长婶婶短的嘴里挂着，脸上整日里堆满



了笑容。欢欢喜喜地帮助与自己一样年轻的新婶婶跑前跑后，做这做那，有使不完的劲。

一晃半年过去了，可是半年来，表姨妈的肚子一点儿动静都没有。这可急坏了婆婆。

这天，婆婆来到媳妇的房间，望着媳妇的肚子问：“怎么样？有了吗？”

不提此事便罢，一提此事表姨妈心中便有一股酸涩的味儿往上涌，她望了一眼过于操劳的婆婆，惭愧地低下了头。她愧疚自己对丈夫用尽了女人的百般缠绵，千般柔情，万般风流，还是不能让丈夫的那物“挺身而出”。无论怎样，丈夫那物总是没精打采的，如芦苇沟中的快马蛭软绵绵的。表姨妈羞红着脸低下头轻轻地摇了摇说：“他，让他身体好些了再说吧。”婆婆心里明白，媳妇是有难言之隐，是对儿子的难言之隐，因为问题不在儿媳而在自己的儿子。婆婆叹了一口气没有多说什么，便轻轻地摸了摸媳妇的左背后慢慢地走出了媳妇的房间。

## 3

接连几天表姨妈的心里沉沉的。婆婆想抱孙子的愿望像一枚粗长的铅块横梗在表姨妈心中，使得表姨妈无论做什么事都显得有几分呆痴，且有一种羞于见人的感觉。

那天早晨，表姨妈像往常一样把屋内的每一个房间的旮旯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打扫完后便把打扫的灰土扫到了撮箕里。她习惯于左手端着撮箕，右手握着扫帚托着撮箕倒灰。当她把大半撮箕灰土倒到屋前台坡下时，邻家的一群母鸡便冲了过来，鸡爪乱扒，希望能找到食物。这时，表姨妈家的一只大红公鸡看见了，便“嗖”的一下冲了过来，大红公鸡先是抖了抖它那有力的翅膀，然后“咯咯咯”地边叫边围着邻家的一只黄花母鸡绕圈子，并时不时地把它那漂亮的翅膀伸开抖动抖动，扬起的尘土洒落在黄花母鸡的周围。等到黄花母鸡春情勃发卧下后，大红公鸡快速地用嘴夹紧那只黄花母鸡的冠子，轻盈地跳了上去，平时翘得高高的那漂亮的尾巴向下压去……

表姨妈见状，一股醋意从心头涌起，直戳她的那块疤。于是，表姨妈顺手操起手中的那把扫帚向大红公鸡掷去。大红公鸡从黄花母鸡身上跳将起来向坡下飞去，那黄花母鸡也跟着蹿去，表姨妈气不打一处出，又随手把撮箕掷了过去，转身回到了房里，扑在床上哭了。表

姨妈哭得很伤心，她哭自己连邻家的那一只黄花母鸡都不如，那母鸡与公鸡都能做夫妻之事，而自己呢？

这一切婆婆都看在眼里，心里好生同情。婆婆也是女人，是走过来的女人，女人是懂得女人的心的。婆婆来到媳妇的房门口望着扑在床上哭泣的媳妇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后，便下地干活去了。

第二天，在婆婆的督促下，表姨妈陪着丈夫跟着婆婆一道撑着小船去了一趟城关。在城关，几经周折才找到了一家中医院。中医院的老中医边听婆婆的叙说，边皱着眉头替表姨妈的夫君把脉……在老中医的指点下，表姨妈照老中医的处方为丈夫抓了好几副中药。这也是婆婆的无奈，婆婆知道，儿子的病是不宜房事的，这不仅会更伤及儿子的元气，搞得不好还会丧失儿子的小命，或者将病传染给媳妇。可是，老头子过早地丢下他们孤儿寡母，家里连一个撑天的柱子都没有，唯一的这根独苗又如此多劫，难道真的要到他这一代断香火？不行。婆婆思前思后，想来想去下了决心，一定要让儿子把种播给媳妇，媳妇长得水灵灵的，就是再差的种子，在她那里一定会长出好苗苗的。

说也奇怪，丈夫才吃下一副中药，当天晚上表姨妈就真正地做了新娘子，做了女人。做了女人的表姨妈心里甜丝丝的。从此，表姨妈的脸上便有了难得的喜气。几个月后，表姨妈的肚子鼓了起来，邻里们望着表姨妈鼓隆隆的肚子，总会在婆婆面前羡慕地说：“你们老何家真有福气，娶了那么个油光水滑的媳妇，一下子就怀上了……”婆婆听在耳里喜在心上，她愁眉深锁的样儿渐渐地松弛了。表姨妈的孕期越重肚子鼓得也越大，婆婆越不让她做体力活，在外面尽量不让表姨妈做农活，在家里不让做家务，就连扫地抹桌椅都不让。表姨妈却不管，能做的她不声不响地便去做了。婆婆说：“媳妇啊，这些事你就别做了，别动了胎气，好好地养胎，婆婆盼着抱一个健康的胖孙子呢，要做的事多着呢，今后有你做的。别不好意思。做女人啊，难啊！媳妇啊，婆婆我是过来人……”婆婆摆了摆手，欲言又止。

表姨妈嫁过来后略略知道一些婆婆的遭遇，婆婆过得很是艰辛。老伴死得早，丢下他们孤儿寡母，家里的一切全由一个妇道人家打理，没有亲历是难以理喻其间的艰辛与痛楚的。为了撑起这一家的门户，婆婆挺了又挺。



本来婆婆可以再走一步，重新找一个伴儿，但她没有，不为别的，就为她心中铭刻的“好女不事二夫”的做女人之道，更为了儿子不做拖油瓶，不让别人轻视，不让别人白眼，她才不辞艰难，饮着苦痛，忍着孤独，含辛茹苦地拉扯儿子，支起一个残缺的家。

当然，婆婆的现状，婆婆的所行也没少得到村里人的同情与敬重。不管是那兵慌马乱的年月，还是成立互助组的那当儿，村子里的人都没有忘记、没有歧视她们娘俩，能给予关照的都尽力给予关照，人们这样友善地对待婆婆除了对婆婆遭遇的同情外，更重要的还是看重婆婆的人品。不过，婆婆也没让别人小看。就拿成立互助组这事儿来讲吧，在互助组里，凡事婆婆都尽心尽力地去做，像垦荒、犁地、播种、插秧、收割芦苇等，婆婆每一样都做得很出色。

表姨妈的肚子很争气，来年的夏天，表姨妈生了一个胖乎乎的儿子。这下可喜坏了婆婆：“这婆娘，真会生，一生就生了个长把的。”凡是前来探望的亲戚、左邻右舍等，婆婆总少不了端上一碗糖水，塞上几个涂红了蛋壳的熟鸡蛋，以张扬他们老何家的喜庆。鸡蛋自家养的鸡可以生，那糖可就是稀罕物，需要把平时在大队合作社卖鸡蛋时，所奖的糖票几钱半两地慢慢积攒，凑合到半斤以上才能到大队合作社去买回。然而，婆婆高兴，也不管那东西稀不稀罕了，有了孙子，付出什么都值得。

表姨妈生了小孩后，侄儿水伢的脚比以往更勤了，三天两头便跑到表姨妈家，主动帮助表姨妈做些家务，河里挑水呀，屋后挑柴呀，提泔水喂猪呀，甚至连扫地之类的小事水伢都会抢着去做。没事时，水伢就一边逗着表姨妈怀里的孩子，一边给表姨妈讲白天生产队发生的一些趣事。每到此时，水伢最爱也最希望看表姨妈给小孩喂奶了。表姨妈给小孩喂奶时，总是解开胸前的两颗纽扣让孩子吮吸乳头。表姨妈那胀鼓鼓的、白净净的、嫩生生的乳房总会露一些在外面，水伢见了，总会紧抿着嘴，一个劲地吞口水，眼光呢，直勾勾地恨不得把小孩的头扒到一边去……

水伢三天两头往表姨妈家跑，次数一多，便招来了水伢堂客德芝以及水伢娘的不满。德芝是水伢娘娘家一个妹子的女儿，算起来和水伢应该是姨老表关系。水伢与德芝的婚事是水伢娘百般撮合下才成的。她不想让德芝在何家

受半点的委屈，更不允许水伢的心游离在德芝之外，她要对得起娘家妹子和这个姨侄，因而，凡事总站在德芝一边，由着德芝。而水伢呢，对他娘的做法很是反感，再加上德芝说话口无遮拦，大口大气，没有一个女人应该具备的温柔，有如泼妇一般，整日里板着个脸，好像别人欠她几辈子债一样。这不，见水伢到表姨妈家去的次数多了，水伢堂客就像吼小孩一样，说水伢家懒外勤，鬼迷住了心窍，人叫不动，鬼叫飞跑……水伢呢，不想与之计较，也只好一言不发，默默地坐着、听着，过后却照样我行我素，有事无事总往表姨妈家里蹿。

其实，水伢心里明白，这有事无事往新婶婶家里跑，并非是因为新婶婶家老的老、弱的弱、病的病；也并不是什么助人为乐的思想在支配；而是因为新婶婶的人。新婶婶的人怎么样？水伢虽然一时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但是，他知道新婶婶长得漂亮，这漂亮就像有磁性，深深地吸住了他的心。不然，他怎会觉得这里仿佛有一根无形的线牵着他的魂，系着他的魄呢？怎会整个大脑里全都是新婶婶的家，说具体一点，整个大脑里全都是年轻的新婶婶呢？

一天，水伢又来到表姨妈的家里，刚好婆婆挑着一担水桶正准备到前面河里去挑水，水伢眼尖手快地从婆婆肩上接过水桶，三步并作两步来到河边码头。码头上水伢的娘正在洗菜，见水伢来挑水，说：“你爸刚才不是挑水了吗？”当水伢走上码头正准备把水桶放到河里舀水时，水伢的娘见不是自家的水桶，说：

“我们家有水桶，干嘛借别人的水桶？”水伢看了一眼暖着自己的老娘，便把一端的水桶放到河里，在水面上晃悠了一下，突然用力，水桶便舀满了水。水伢左右手紧握着两端的铁钩子只顾向上提水，没有与他娘搭讪。水伢娘见水伢不理睬自己，仿佛想起了什么，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猛然站起身：“伤风败俗的东西，我让你那老不死的来教育你。”气呼呼地提着菜篮子边走边说，“挑挑挑，挑你个死！让你把整个河都给她家挑去。家懒外勤的东西……”水伢娘口里骂骂咧咧地、头也不回地上了台坡。

水伢担着一担水还没来得及离开码头，突然，一端系钩子的绳子断了，两桶水落在地上，溅了他满身水。水伢只好系好钩绳，重新打水。

水伢全身湿淋淋地挑着一担水刚跨进表姨

妈的门，表姨妈见状关切地问：“怎么全身湿透了？掉到河里去了？”表姨妈立即进房拿了一条干毛巾，快步到厨房水缸边帮水伢擦拭着脸上的水。水伢笑嘻嘻地说：“没事，没事。”水伢口里说没事，但心里求之不得。他嗅着表姨妈身上散发的奶香，望着表姨妈白皙的手臂，心里美滋滋的，就像喝了蜜一样甜。

这时婆婆抱着一抱柴禾慌张地从大门口进来，说：“水伢呀，快回去，德芝出事了。她割完柴禾，坐队里黄家老头赶的牛车回家，不知怎么搞的，牛车翻到中心沟里去了！人随牛车在中心沟里滚了几个滚，最后牛车压在了人的身上，快去看看。”

水伢看了一眼婆婆，又扭头看表姨妈，表姨妈正注视着他，不知是听了婆婆说的话，还是见表姨妈注视他的样子，他一阵心慌，急忙躲闪着目光，慌乱而不自在地走了。表姨妈看见水伢那慌乱的眼神，不觉心头一震，像一道电流击着了心。从此，水伢那令表姨妈震动的眼神就永远地定格在表姨妈的心头了。

水伢还没有到家就听到了他娘在号哭：“我的儿啊，你死得好惨啊”

德芝死后，三个无娘的孩子建华、大姣、小姣全甩到了水伢他娘身上。水伢他娘与他爸有心想给水伢续一房，可又怕苦了三个孩子，也觉得这样做对不起死去的德芝。所以，虽说有心却迟迟不给张罗。这“有心”的事儿也就给慢慢地搁下来了。

## 4

芦苇花儿开在顶儿上啊，  
鱼儿板籽板到船儿上啊，  
我操心操在你的身儿上；  
你是我的冤家哟嗬……

哼着，哼着……表姨妈坐在床边不知重复地哼唱了多少遍。

“呔！”窗外一声吆喝牲口的吼叫使表姨妈回过神来，表姨妈用她那干瘦的手擦了擦脸颊上的泪水，动了动腿，哪知，一双脚全都麻木了。她裹了裹披在身上的中山服，把脚慢慢地伸进了被窝里，被窝里也是冷冷的，她拉了一下电灯开关，电灯熄灭了，从墙壁那小小的窗口里发出一点点微弱的光亮，天快亮了。表姨妈又拉亮电灯，索性穿好衣服起了床。她心里说：还是早一点动身去那湾湖汊吧，有几十里的路哩！

表姨妈从床头上方取下用钩子钩着的一个竹篾篮子，随手搁在床上，掀开篮子上面盖着的一块深蓝色的布，她翻了翻，从里面取出一把檀香和一摞纸钱，然后又把篮子挂在床头铁丝系住的钩子上。望着红色的檀香，表姨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失神地坐在床沿，她想到了英年早逝的丈夫。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越是想避开想忘却的往事，越是清晰地显现在大脑屏上。

表姨妈清楚地记得，那是结婚后的第五个年头，自己再次怀上了孩子，这对表姨妈来讲，不仅是喜悦，更是一种幸运，一种幸福。那种喜悦，那种幸福，时时荡漾在表姨妈的心头，溢于表姨妈的言表。哪知，福无双至。这第二个孩子在表姨妈腹内的萌生却要了她丈夫的命。

婆婆哪里甘心只要一个孙子？见表姨妈近来肚子又没有了动静，于是，再次让表姨妈领着丈夫抓了几副中药，以中药催生性欲的丈夫，吃了中药以后房事做得特别勤。可能是房事频繁伤及了丈夫本就虚弱多病的身体，也许是中药在催生性欲的同时，也催生了丈夫肺病的病变加重，丈夫整天咳嗽不止，大约只有二三个月的时间，丈夫就倒了床，呼吸十分困难地喘着粗气，紫色的血和那恶心的浓痰大口大口地喷射到墙上、床上、地上以及表姨妈的身上，浓浓的血腥味熏得人难以呼吸，难以靠近。

表姨妈摸摸自己微微隆起的肚子，看着连半点精神都没有的丈夫，心中虽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楚与苦处；但表姨妈没有回避嫌弃，他毕竟是自己的丈夫，自己的男人，是孩子他爸啊！因此，表姨妈总是耐心耐烦地替丈夫擦洗，她已经习惯于这样侍候自己的男人了。她认为这就是命，婆婆所说的命。命中注定了的事，是没办法改变的，那就只有认的份儿了。

然而，表姨妈切心地照顾并没有挽留住丈夫的生命。最终，丈夫在一个起着大风的夜晚，一阵剧烈地咳嗽之后，慢慢地呼出了最后的一丝儿气，便永远地离开了他多灾多难的世界，离开了他守寡半生的母亲和他的娇妻爱子。可怜表姨妈那年才二十五岁。

丈夫的死，表姨妈很伤心。

表姨妈原以为自己的男人虽然有病，但也不至于这么早就离开她，离开他们的儿子，离开为了养育他守寡至今的婆婆，况且自己肚子里还有一个尚未面世的孩子呢？！俗话说“病

病歪歪几十年”，他怎么就这样走了呢？

在表姨妈的心中，丈夫活着就是一个完整的家，即便是病怏怏的很少甚至不能做那事，但毕竟是她男人，男人是女人的撑天柱，女人是要依附男人的，女人能刚强，那是因为女人的背后有男人支撑着。可是现在，她的男人不在了，自己一夜之间就成了寡妇。寡妇，多么可怕呀！表姨妈越想越伤心，越伤心哭得就越凄婉。

“节哀顺便，你舍不得他，可他舍得你们，他狠心，你就要想开些，不为你自己着想，也得为儿子和你肚子里的孩子想想啊……”人们含着眼泪劝慰着表姨妈。一提到孩子，表姨妈哭得更凄惨了，她哭自己与孩子真真切切地成了孤儿寡母了，她哭自己的命太苦太苦……

这时，婆婆收住泪水，拉着媳妇的手，劝慰道：“媳妇啊，这是命，他只有这么个阳寿。再说，他就是活着也是受罪，受活罪。他这么一走，对他来说应该是好事，这也许是上天给他的一种解脱啊。挺起来，媳妇啊，婆婆我不也是挺过来了吗？快别哭坏了身子，这样劳神伤心对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不利的呀，媳妇。快起来，快起来……”婆婆口里说着，心里却在想着儿子小时候的顽皮与天真，想着儿子得病后的惨状，想着儿子久病乱投医的那种求生的本能所驱的做法，婆婆的心也是苦的，是痛的，在流泪，在滴血……

就表姨妈家的情况，以及死者的病况，生产队长安排生产队的四个木匠，当天赶做了一口杂木棺材，并用黑墨水刷黑，还未等墨水完全干，也没举行什么仪式，便匆匆地把死者入殓安葬了。

送走丈夫后，表姨妈心里空荡荡的，每天总觉得少了一些什么似的，时不时还把药罐洗净准备去煎中药，可每每到房里拿中药时，才发现这是再也不需要做的事了。

婆婆每每见到表姨妈此举，总会心疼地走过来，轻轻地抚着表姨妈的背，不知怎么说才好，泪水不由自主的流出，滴在表姨妈身上。婆婆面对表姨妈虽然无言，但她心里的滋味苦涩的苦苦的。

表姨妈望着婆婆只好把满肚子的苦水和辛酸往肚里咽。

表姨妈心中虽苦，但也很同情婆婆。婆婆中年丧夫，老年丧子，这人生之劫都让婆婆给占着了。

“过去了就过去了，他走了就走了，我们都不想了。”表姨妈反过来安慰婆婆说，“队里的活，你就不去了，让我一个去就行了，狗货也得有人照看啊。”

“那怎么能行？你一个人的工分怎么能养活三张嘴？再说你的身子还得注意呢？不行，不行，去年超支的钱，还在队里挂着呢。”婆婆望着媳妇，一个劲地摇头。

再难再苦，日子还是得过下去。

婆婆出工要么带着孙子，要么用绳子把孙子拴在家里。生产队长照顾她们家，在生产队里，队长总是安排婆婆做一些轻活，其工分与相同劳力靠。而表姨妈则不同，她是年轻的壮劳动力，尽管怀有身孕，轻松的农活还是轮不到年轻妇女的，因此，表姨妈每天只好挺着肚子跟随生产队的妇女们早出晚归，今天水田里，明天旱田里……

第二年春天的一个中午，表姨妈随同生产队的几名妇女，利用吃午饭时间到坑外湖边的河里抽藕条，谁知表姨妈还没抽上十根藕条，她肚子内的小家伙就不耐烦了。还好，和表姨妈一起抽藕条的几名妇女见表姨妈发作了，急忙把表姨妈从河中扶上岸，表姨妈还来不及躺在岸上，小家伙就急匆匆地面世了。

这第二个儿子是在水边生的，于是给他起名叫水生。

5

水生出世后不久，婆婆突然得了一种怪病，倒在河里淹死了。还是生产队里的保管员把婆婆的尸体从水里拉起来的呢！当时人们都出远工去了，整个村子空空的。生产队的保管员正在队屋里打扫清洁，以便放谷种。保管员说，他到河里去提水，看见队屋前机涧坡上放着一担水桶，机涧里婆婆浮在水边一动也不动，拉起来一看，婆婆身体已经硬了，估计死了好一会儿了。当时人们都说，婆婆可能是得了一种什么怪病，挑水时，突然发作，倒在了水里。要么是落水鬼勾了婆婆的魂魄，做了替身。

后来表姨妈才知道，婆婆并不是病死的，也不是所谓的落水鬼勾了魂魄，而是被生产队的保管员害死的。

本已是在风雨中摇晃的一叶小舟，这下可好！一下子失去了掌舵手。表姨妈真正理解了“屋漏偏逢连夜雨，破船又遇顶头风”的那种

遭遇。她害怕，她担心，她这一个瘦弱的女子如何能撑得起这一方天空呀？！她害怕，她担心，她那两个嗷嗷待哺的儿子如何能长大成人呀？！她害怕，她担心，她还这么年轻，以后遭遇世事该与谁商量啊？！此刻的表姨妈只觉得天塌地陷，整个世间都好像不存在了。

在安排婆婆的后事时，水伢俨然成了这家的主人，自作主张地准备着招待用的菜呀、油呀、米呀等什么的。并请来生产队干部及左邻右舍前来帮忙。伤心至极的表姨妈，搂着两个孩子，木讷呆痴地听随别人指教，做他们该做的事：下跪呀，磕头呀，烧香呀……她完全不知道是怎样安葬了婆婆。这一切，在表姨妈的意识里都仿佛是梦，一场噩梦。

“芸香啊，这几天你就别出工了，在家好好休息，照顾好两个小家伙。或者回娘家去住上一阵子也行……”安葬婆婆后的当天晚上，妇女队长再次来到表姨妈家同情地说。

表姨妈搂着两个孩子泪眼汪汪地抽噎着说：“我，我，不出工，孩子，我，我们的生活，不行，不行，没有工分，我们娘仨吃什么呀？”

“队委会已经研究过了，别想着工分工分的，现在是什么时候？都是阶级姐妹，我们不会让哪一个贫下中农受冻挨饿的。啊，好了好了，节哀顺便，别担心，有生产队作主呢！”

“谢谢你，队长……”

“别哭啊。好好好，你休息几天再说，队里分什么东西时，你也去啊。想回娘家，你就去吧！”

妇女队长再次提到回娘家，表姨妈更伤心地哭着说：“我娘家没有人了，我唯一的养母在我出嫁后的第二年便去世了……”

“是这样，哦！我知道了，知道了，别伤心别伤心……”

妇女队长听说表姨妈娘家没人了，心里很是沉重，更是同情，安慰了表姨妈好一会儿才离开。

妇女队长前脚才出了表姨妈的门，水伢后脚便来了，提着刚从沉湖里捉来的几条喜头鱼，每一个少说也有七八两重。

水伢进门见表姨妈冷锅冷灶，深深地看了一眼表姨妈后，把鱼放在地上，很麻利地洗了锅，舀进两瓢水后，从柴堂里抱出柴禾，向灶里塞进了一把并点燃，然后，便在后门口杀鱼。表姨妈看着水伢忙碌的样子，心里倒觉得有了几分安慰。于是，她把孩子安顿好，麻利

地来到灶堂接过水伢杀好了的鱼，开始淘米做起饭来。水伢帮助往灶里加柴。水伢说：“不要过度伤心，事已至此，还是想开些，再说还有我们呢！天塌了，日子还是要过的嘛！”

表姨妈低着头，不知是得到了一种慰藉，还是感到了一种依靠，心里好受了些。但，泪水却不由自主地从她眼眶里流了出来，像断线的珍珠，从脸上滚落到她那隆起的胸部上。水伢十分怜惜地望着表姨妈：“不要这样了，我会常来帮你的。”

“以后你别来了，别人会说闲话的，建华他奶奶又会骂你的。”

“都这样了，你还想那么多？管她呢？再说，我也是老何家的子孙，我过来帮婶婶是天经地义的事。我的老头老娘也不至于看着你们孤儿寡母无依无靠，而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吧？”

表姨妈听了水伢的一番话，便抬起头深深地看了一眼蹲在灶下往灶口里塞柴禾的水伢。虽然天色较暗，虽然眼中还有泪翳，但，灶口透出的火光印红了水伢的脸，如同印红了表姨妈的心，表姨妈看水伢，还是看得清清楚楚的。表姨妈仿佛是第一次看清了水伢的脸，脸上虽有几个麻点，但还是很英俊的。水伢那曾令表姨妈震颤的眼神再次掠过表姨妈的心头……

表姨妈与水伢，一个上灶，一个下灶，配合得很默契，没多大的功夫，饭做好了。水伢站起身再次深深地看了看表姨妈后，便回家了。

## 6

说实在的，表姨妈拖着两个幼小的孩子，既要在生产队出工，又要在家里做家务，这里里外外，那么多事，要说有多难就有多难，如何做得来？就算表姨妈再能干，三头六臂，面对此况，也是难以承担的呀！要不是水伢常来帮她，她也许一天都难以维系。水伢里里外外帮助打点，这无疑给了表姨妈希望和勇气要生存下去的一线希望，要把孩子抚养长大的一股勇气。

一晃就到了六、七月份，而这六、七月份正是涨大水的季节。每年这个时节，生产队的干部对防汛抗洪看得格外重，视防汛抗洪为大事，仅次于抓阶级斗争。既然是大事那当然是马虎不得的。于是，生产队便全力组织男女劳



动力轮流上堤去防汛，不论日夜地巡视在堤堤上。至于田间地头的活儿只能放在次要位置。因为堤堤没有了就意味着什么都没有了。

今年有胜于往年，一进六月，绵绵阴雨下个不停，致使河塘沟渠的水逐日看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水已逼上了堤堤堤面。水一大，无风也有三尺浪。浪不停地冲刷与侵蚀堤堤，堤堤随时都有溃口的危险。堤堤可是全大队的命脉啊：人畜的生命、田里的庄稼以及社员们居住的房屋等全系这堤堤。于是，生产队干部要求全体群众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与天斗，与水斗，一定要确保堤堤，做到人在堤在。

那天晚上，堤堤上突然出现了险情。大队革委会主任身穿蓑衣扛着铁锹，挨家挨户地喊人上堤。说是喊人，不如说是逼人。大队革委会主任来到表姨妈家门前，他毫不犹豫地一脚蹬开大门：“准备上堤，上堤上堤。快快快。”

表姨妈望着全身湿淋淋的大队革委会主任说：“我，我的小孩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不怎么办。抗洪抗灾是大事……”

在大队革委会主任非常严肃的督促下，表姨妈只好把两个孩子关在屋里，不论孩子如何哭泣，硬是狠下心挑着一担筲箕上了堤堤。整整一个晚上，表姨妈的耳畔不是自己肩上扁担的“吱呀”声，也不是周遭雨水的“哗哗”声，全都是孩子的哭泣声。一把一把的雨水从脸上抹去，却怎么也抹不去那揪心的牵挂。一到第二天早上，替班的男女劳动力上堤来了，表姨妈甩掉筲箕直往家里奔，完全忘记了自己家的筲箕扁担，以及一夜的劳累和泥水路滑。来到家门口她没有听到孩子的哭泣声，一种恐惧袭上心头，她猛然推门而进屋内的情景让她惊喜，让她感动，一阵莫名的心跳产生的一股暖流辐射全身：“你怎么没有上堤？守了一夜吗？”其实表姨妈知道，他，水伢，在堤堤上已经几天几夜了，昨晚是换下来休息的。

水伢抬头望着突然闯将进来的表姨妈他的婶婶。望着她的那副神态，他忘记了回答。表姨妈的衣服全身湿透了，紧紧地贴在她姣小的身上，真可谓“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水伢望着那曲线，那起伏，那凹凸的身体的各部位分明地显现，简直惊呆了。水伢恨不得立马把她搂进怀里，就像搂他怀里的水生一样。谁知，他刚一动身，怀里的水生醒了。这时水伢

才回过神来：“昨天晚上你刚出门，我就从堤堤上回来了。他们两个哭得厉害，我就知道你上堤了。还好，两个小家伙吃了一点米糊糊后就睡了。”

“你就这样抱着，一夜？”表姨妈心中一阵说不出的心疼，走过来要接水伢怀中的水生。

“你身上湿透了，快换衣服去。别泚病了。没有奶水，不抱着他不睡，抱在怀里慢慢地摇晃，睡得还很香的。”水伢一边说着，一边轻轻地把水生往床上放。

关切而柔和的话语让表姨妈心里暖暖的；表姨妈上前一步抓住水伢的胳膊喃喃地说：“让你费心了，我，我……”

“你换了衣服就休息吧，我也该回去了。”水伢直起身子没敢正视表姨妈，他怕那一股亢奋的激情迸发出来而无法压制，只好选择离开。因为他分明感觉到了表姨妈在他的胳膊上用力拽着，那可是来自一个女人心中的力啊，一种自然、一种本能、一种感激的力啊。表姨妈的举动更增加了他心跳的频率，心慌意乱中，他抬头发现表姨妈的眼中有一股火，一股足能熔化他的那种火，而此刻他的心中又何尝不也有这样的火在燃烧呢？他的血液往上涌……突然，门外传来下堤人踩着稀泥的脚步声，“咚咚咚”仿佛警察捉拿小偷的脚步，让水伢心里发虚，发慌，害怕。他连忙闪身躲到了房门边。他感觉自己真像一个小偷，一个偷情的小偷。表姨妈松开水伢快步去关上了大门，正待回房，水伢跨出房门不舍地向表姨妈苦苦地笑了笑后从后门走了……

7

表姨妈把香和纸钱放进一个小塑料袋，把塑料袋的口缠了缠，打了一个结后，慢慢地装进一个用布做的手提袋里。然后，弯腰又从床下的木板上拿出她平日里舍不得穿的那双黑色羊皮鞋。这双黑色羊皮鞋是水伢送给她六十岁的礼物，她只在乌篷船上穿过几次，而且是自我欣赏地在船板上走来走去，其它时日总是收捡得好好的。

穿好皮鞋，表姨妈又在屋内环视了一下，便出了门。

在那湾湖汉中生活了近二十年，这么多年来表姨妈好像一直没有认真地梳理过究竟哪来的勇气，让她背叛了世俗，背叛了伦理，背离

了亲人。在她浅浅的意识里，好像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而然。

表姨妈还清楚的记得，婆婆去世后不久，她就预感到在她的家里或者说在她的身上将会发生点什么，或者说有什么事躲藏在她的身后正等待着发生。这一点，是表姨妈在回顾那些给婆婆送葬的男人们看她的眼神，和那些男人们对她异样的动作感觉到的。

事实也确实如她所料。

秋后收割芦苇，生产队里是按收割芦苇的个数记工分的，除非你是打杂工，那你的工分就可以按相同的劳力靠。打杂工是一种轻闲的工作，名曰照看芦苇，帮割芦苇的社员送水啊或传达通知什么的，实际不过是在芦苇地里转转而已，然后便可在柴棚里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一工种是生产队里的“高级社员”才能享有的特权，也就是生产队里那些有狠的男劳动力，或生产队里的皇亲国戚才能做的事。至于其他人，尤其是平常妇女想都别想。没想到，婆婆去世后的第一个秋后收割芦苇的时节，生产队长就安排表姨妈在芦苇地里打杂。表姨妈每天带着狗货与水生到芦苇地里转转，狗货与水生睡觉了，她就去帮大家捆柴，或者拉篾。一次，她正帮水伢他娘和隔壁的刘大婶拉篾捆柴，队长走过来，很严肃地说，你把你的事做好，你这样做，大多数社员会有意见的，没事你就到柴棚休息。表姨妈一想：是啊，所有的人我都能帮得到吗？算了，不如到柴棚去，那儿暖和。

这种清闲的日子过了将近半个月，表姨妈也就习惯了。

一天，天气比往常冷得多，早晨满地都是霜，表姨妈到芦苇地里转了转后便进柴棚与孩子们偎在被窝里了。

突然，队长出现在柴棚门口：“好冷，满地都是霜。”

“快进来，这里面还蛮热和。”表姨妈心存感激地招呼队长进柴棚。

队长在柴棚门口向四周望了望后，便低头进了柴棚，一屁股坐到了表姨妈的身边，表姨妈正准备向里边挪动，队长一把抱住表姨妈，手向她的下身伸去。表姨妈反抗着：“不，不，不要不要……”。这时狗货站起来推着队长：“不要打我妈妈，不要你们打架。”表姨妈的双腿死死地夹着，队长见不能得手只好作罢：“你这是何苦呢？这么年轻不想吗？算了算了，今天太冷，你把孩子引回去吧，我跟记

工员说，还是记你全天工。”表姨妈听了队长的话，理了理头发，整了整衣服，低着头，背起水生，牵着狗货出了柴棚。

秋末初冬，白天就是短，表姨妈回家后好像没做多少事，天就黑了。表姨妈点上煤油灯赶紧烧晚饭。晚饭很简单，一大把长米菜（一种野菜，春季，通过氽水后晒干，可以存放）加一点米煮成的稀饭，外加一碗炒萝卜和一碗咸藜蒿。一家人吃了后正准备洗了上床，突然听到队长喊门，表姨妈急忙趿着鞋子打开门问道：“有事？”

队长迫不及待进门并随手关上门：“有。来看看你……”话还未说完就一把抱住了表姨妈。

“不，不，不能……”表姨妈反抗着往后退，并一个劲地扭打、推着。

“就一次，一次。”

表姨妈退到墙边喘着气：“不，不行，你……你，你再……我就喊人了……”

“你别喊，别喊，好好好……我走，我走。真不会想！冷血。”队长见不能得手便在表姨妈的胸部狠狠地抓了一把后就离开了。表姨妈急忙闩好大门，洗也不想洗了就往床上爬。刚爬上床就听见后门有响声，她以为是自家喂的猪在拱门，就下床准备去把猪赶一下，谁知，打开房门，踏进堂屋，见后门已开，进来的是生产队保管员，手里还拿着一把形如匕首的刀。很显然他刚才是用刀拨开了后门。表姨妈很不高兴地指责：“你……”保管员一改往日的和善逼了过来：“没别的意思，就一次，顺从了没什么，不然……嘿嘿！”他用刀指了指床上玩耍的孩子，左手一把抓住表姨妈的右膀，拉着进了婆婆曾睡过的房间。表姨妈的反抗在身强力壮的保管员面前显得很微弱。保管员把刀子往床头的抽屉桌上一丢，一把抱起表姨妈就往床上倒去，床上铺着一张陈旧的芦席，芦席发出阵阵“噼噼”响声。突然，大门被踢开了。生产队副队长带着民兵排长和四个民兵冲了进来，几束强烈的手电筒光满屋晃动，最后光聚停留在正在扭打的保管员和表姨妈的身上。保管员惊慌地扭头，停止拉扯表姨妈衣裤的手，惶恐地用手挡着眼睛：“你们，你们……”表姨妈急忙爬起来跑到前面房间里抱着两个孩子低低地哭泣。

“怎么是你？”副队长惊奇地问。原来，副队长很早就想找一个理由把队长给整倒，自己取代，可一直找不着机会。前些时，

他听民兵排长说，队长对表姨妈有那个意思。副队长对此十分感兴趣，认为是机会来了，便极力支持队长安排表姨妈做杂工，并对队长的做法给予赞美之辞。其实，副队长的目的无非是想促成队长与表姨妈的好事，而成全自己早就觊觎的队长之职。于是，副队长就与民兵排长这样那样地谋划了一番，以待时机。刚好那天傍晚，队长溜进表姨妈家时被民兵排长碰见了，民兵排长急忙跑去给副队长报信。哪知，来晚了一步，倒把这个该死的保管员抓了个正着。

正在这时，水伢刚好来到表姨妈门前，听到屋里闹哄哄地，他急走几步进屋。保管员看见水伢，吓得跪在了地上。水伢看屋里情形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不假思索地抓住保管员的领口，狠狠地抽打了保管员一嘴巴。副队长怕闹出人命，拦着水伢，赶紧叫民兵排长等人把保管员送往大队部。副队长安慰表姨妈几句后，对水伢说：“你劝劝你的婶婶，那该死的东西会得到应有的惩罚的，那我也走了，啊，有什么事找队里。我们会作主的。去吧，去吧，去安慰安慰。啊！”副队长用手向房间里指了指就大步流星地离开了表姨妈的家。

表姨妈见水伢来了扑在水伢怀里无助地抽泣起来。水伢紧紧地搂着表姨妈轻轻地给她擦拭着委屈的泪水……

那一夜，水伢没有回去，一直陪着表姨妈。

那一夜，表姨妈第一次获得了做女人的满足，第一次拥有了男人的雄伟，第一次感觉到了做女人的幸福……

睡在水伢怀里，表姨妈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安稳。

8

表姨妈在经过一处坟地时，突然记起来了，应该顺路去看看婆婆，婆婆的坟莹就在去湖汊的那条路的拐弯处，在漂泊的那些时日里，她每年总忘不了去几趟，割一割上面的野草，添上几撮泥土，以示对婆婆的怀念。可是，三年多了，三年多的他乡隐姓埋名，三年多的深居简出，三年多来，想必野草早已把婆婆的坟莹覆盖了一层又一层了吧。

说实在的，对于婆婆的死，表姨妈心里很难过，觉得婆婆太可怜了，可又一想，为那事而死，又觉得婆婆的死有所不值。

那年保管员被民兵排长送到大队部时，刚好派出所的特派员正和大队书记谈事，特派员听了民兵排长的汇报，非常慎重地把保管员带到了派出所。一个月后，也就是腊月二十的，法院与公安局一道押着色胆包天的保管员回大队里开公判大会。保管员被判了刑，是死刑，而且是就地枪决。枪决的地点就选在芦苇边的那处乱葬岗，婆婆的坟地旁。那一天，去看热闹，看稀奇的人很多很多。表姨妈本准备不去的。可是水伢来一喊，她便也去了。开始，表姨妈心里觉得有几分内疚，她认为很对不住保管员，可一听到法院干部宣读的“公告”才知道婆婆的死也是保管员所为，于是，表姨妈心里恨透了保管员，这才认为保管员这个老色鬼是死有余辜，活该！

原来婆婆并不是自己落水而死。那天，生产队的男女劳力都到外院去开垦荒田。承生产队长照顾，婆婆留在家照看狗货与水生。临近中午，生产队保管员来请婆婆帮忙把生产队仓库里的谷种装麻袋，说就一会儿功夫。婆婆见两个孙子都睡了，便轻轻关上门，跟着保管员来到仓库，刚进仓库就被保管员抱住放倒在他早已铺好了的麻袋上，等婆婆回过神来时，婆婆的衣裤已被扒了下来……五十来岁的婆婆，守了几十年的寡，年轻的时候都耐得住寂寞与孤独，现在一把年纪了，怎能容忍这样的轻薄呢？况且，婆婆一向把女人的贞操看得比生命还重。一气之下，冲出仓库，投进了生产队队屋门前的机洞里，机洞水太深，待保管员好不容易把婆婆拖上岸，婆婆早已断了气。

“宣判会”，说具体一点应该是“保管员事件”，给那些对表姨妈有贼心贼胆的男人们敲了一个警钟，从此，表姨妈的门前不再是非多。不过，这反倒成就了水伢与表姨妈的好事。水伢作为老何家的子孙，来帮助自家的婶婶，在世人眼里是天经地义的。水伢也很少顾忌什么，有事无事在表姨妈家出出进进，有时水伢夜晚在湖里捉鱼回来，也总少不了选上几条大一点的鱼深更半夜地送过去。

刚开始，水伢的父母认为，表姨妈一个女人带两个孩子确实不易，水伢过去帮助他们孤儿寡母，是应该的，这毕竟是在帮助老何家。自家人不帮，还有谁来帮？可是，日子一久，水伢的父母倒害怕起来。表姨妈与水伢虽然是婶侄关系，可他们毕竟是年轻人，且都是结婚的人，一个没有了女人，一个没有了男人，这耳鬓厮磨……不敢想象，真不敢想象！这年



轻人一时冲动，什么事干不出来？要是乱了伦常，闹出了大笑话，那怎么得了啊！那就真的愧对列祖列宗，无脸见世人了。于是，水伢父母商量，一定得托媒给水伢张罗个媳妇，不管是个什么样的，只要愿意进门就成。他们认为，只有让水伢续上了媳妇，就可以给水伢一个束缚，水伢就不至于干出那种乱伦常，“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来。人是介绍了几个，可水伢一个也看不中，不是这不好，就是那不好，一个个都被他给推掉了。事后水伢还是照常出入表姨妈的家，我行我素。为此，水伢没少被他父母骂，甚至打。水伢呢，也总是以“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对待。气得他父母无可奈何，真想一刀剁了他。

后来，水伢被生产队派出学机械。这对水伢父母来说，真是好事。他们认为只要水伢与表姨妈不常在一起就行。

水伢外出学机械，对表姨妈来讲，家里就像少了一根柱子，心里像少了一个秤砣，许多事都撑不起来，压不下去。隔壁的刘大婶见表姨妈家没男人，水伢外出学机械，无人帮助打点，家里实在够可怜的，就过来劝表姨妈再走一步，再找个依靠，不管怎么说，家里有一个男人就是有一个靠山啊！男人是天嘛！刘大婶说：“靠人帮助也不是长久之计，这不，这些天水伢没能来，家里就像散了摊一样。芸香啊，你一个女人难啊，孩子这么小，你撑得下去吗？还是走一步，管他呢，只要有一个男人，有一个当家的就行。”

表姨妈摇摇头说：“不，婶，这样不好。对不起婆婆，再说孩子太小……”表姨妈欲言又止。

刘大婶说：“你呀你，有什么不好的。就是因为孩子太小，你还年轻，才要去找一个挡风遮雨的伞。你婆婆过的那日子我明白，你也知道。那叫人过的日子吗？你看看，家里养鸡还得养只公鸡哩！只养母鸡不养公鸡，那母鸡还不肯进笼哩。你呀你！”

表姨妈还是摇摇头：“不，这样不好。”

“你呀你，真是傻，不谈孩子多个人照顾，就是大人晚上有个男人陪着睡，就是舒服都舒服不过来呢。你呀你！”

表姨妈还是摇摇头：“不，这样不好。”

刘大婶真拿表姨妈没办法，有几分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其实，表姨妈并不是不开窍，也并不是不知道有男人相伴睡觉的那种感觉，譬如，和水

伢，眼睛一闭，他爱怎么就怎么，要说有多舒服就有多舒服。如果再走一步，能找到像水伢这样的男人吗？不，不能再走一步，就这样与水伢连在一起吧，管他呢，只有天知地知我知水伢知就行了。

表姨妈想得倒很美，可她忘记了，世上哪有天知地知别人不知的事呢？

一晃，几年过去了。水生也读初中了。那时表姨妈被生产队安排到学校食堂为老师们烧饭，住在学校。这比在生产队里做农活要轻松自在得多。可有一样，与水伢接触不能像以往那样频繁，因为学校里出出进进的是老师，是学生。如果像以往那样频繁地你来我往，恐怕会让想像丰富的老师们看出破绽。闲言碎语往往是可以淹死人的呀。表姨妈倒不怕，她怕的是狗货与水生，还有水伢的三个孩子建华、大姣、小姣，以及水伢的父母。不与水伢来往吧，这显然是办不到的，这些年来，与水伢已是相融在一起了，彼此谁也离不开谁，虽然两人不在同一个屋檐下，可早已是生死相许了，这跟同在一个屋檐下又有什么两样呢？在学校食堂里做事，这对表姨妈，对水伢来讲倒成了一种无形的折磨。放弃这样一个美差吧，不仅儿子们会反对，就是自己也于心不忍，这差事毕竟有很多人羡慕哩！表姨妈与水伢的相会也就只好从原来的“公开”转入到了“地下”。

那天是“六一”儿童节，学校在操场上举行文艺汇演，观众除了学生、老师，还有大队干部、管校代表以及好多的学生家长。表姨妈也在观众之列，她坐在台下观众的最后面，学生们表演的一个个精彩的节目吸引了她，尤其是水生的表演更是让她喜形于色。她感到了种自豪，一种欣慰，孩子们大了。突然，一声“咪喵”的猫叫声，让表姨妈收住了笑，她向四周瞅了瞅，便不声不响地来到学校食堂边自己的宿舍，轻轻地推开门小声地嗔怪道：“你，你，学校这么热闹，你找死……”她口里这么说，可心里热着呢！因为已有一段时间没有相聚了。昨天还在想，这么长时间都不来一趟，真是老实！有什么可怕的？真是！

那时表姨妈把宿舍的钥匙给了一把水伢，这意思不就是说，你随时都可以来的。

水伢望着表姨妈“嘿嘿”地笑。原来，这猫叫声是他们约定的暗号。表姨妈佯装生气地噘着嘴轻轻地关上了门。

水生表演完自己的节目后，在台下自己班的位置上坐了一会儿，觉得口渴，回头看妈

妈，想要妈妈给递杯水过来，可妈妈不见了，刚才不是坐在后排好好的，还一个劲地笑？怎么不见了？到哪里去了？他左顾右盼，见操场里没有妈妈，他只好自己到食堂去喝水。他来到食堂，用一个铁瓢从水缸里舀了大半瓢水，双手捧着瓢喝了一半后，把没有喝完的水向地上一泼，轻轻地把瓢放在饭桌上，便向妈妈的宿舍走去，见门没有锁，刚准备推门，突然从里面传出竹床“吱吱”的响声，他从门缝往里瞧，什么也看不见，门反面有布遮挡着。他抬头看了看门边的窗子，窗子太高，显然够不着，他转身到食堂搬来一个板凳放在窗子下，爬上板凳透过玻璃往里一瞧他的大哥水伢正压在他妈妈的身上使劲用力，妈妈的上衣掀得很高，水伢紧紧地抱着妈妈，他们两人的裤子都放在一边。水生惊呆了，差点从板凳上掉下来。他想到了那句骂人的话“搞你的妈妈”。心里突然明白：“水伢在搞妈妈。”他跳下板凳，恶狠狠地用拳头使劲地捶打着门，并大声喊叫：“开门开门……”

表姨妈听到水生喊叫声和捶门声，猛然抬头一把推开水伢，两人十分慌乱地穿好衣裤。门一开，水生凶恶的目光直视着水伢，扑上去狠狠地咬了水伢一口。水伢见势不妙，断定水生已看到了刚才的一切，他用一种愧疚的目光看了一眼表姨妈，表姨妈给了他一个眼神，水伢心领神会地夺门而出。水生从地上拾起一个小板凳向水伢掷去，表姨妈急忙伸手抱住水生，水生扭转身使劲地推了她一把，表姨妈向后踉跄了一下，望着水生不好意思地轻轻地喊了一声：“儿啊！”

“不要你喊。你坏！不是你的儿。”水生哭着说，“你不讲脸！”

表姨妈上前躬腰想搂抱水生，水生见母亲探过身来，他不假思索地重重地抽打了他母亲一记耳光后冲出了屋。表姨妈挨了水生一记耳光后便定在了那里，眼泪从她那充满恐慌与无奈的眼眶中淌了下来……

## 9

自从水生发现表姨妈与水伢的那事后，水生心里恨透了表姨妈与水伢。从此，水生变得寡言少语，对待任何人或事总是以一种敌视或不敬的态度；往日的那种活泼与欢快一扫而空，放学后，他不再兴高采烈地往学校妈妈宿舍里跑，而总是回到空无一人的家里，默默地

面壁而坐，傻乎乎地坐着，每天总是表姨妈回家喊他到学校去吃饭，而每次他总是恶狠狠地瞪上表姨妈一眼后，低着头慢悠悠地向学校走去。他的一切变化，表姨妈都看在眼里，同时也疼在心里。

其实，表姨妈与水伢你来我往久了，在人们的心里不是是非也成了是非。水伢有事无事往表姨妈家里跑，表姨妈大事小事总少不了水伢的参与，一边是身强力壮的汉子，一边是年轻漂亮的寡妇，又都处在如狼似虎的年月，这日久生情的事儿，能不发生吗？再加上那时人们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一样贫乏，像这种“侄儿与婶婶”的事儿能不新鲜吗？人们虽没有像水生那样遇个正着，却能凭着想象，凭着猜测，然后再添油加醋的进行一番描绘，这活生生的艳事就出来了。你传我，我传他，慢慢地就成了“黄泥巴掉到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建华就早有所闻，只是无凭无据，不好发作，虽然他曾跟踪过他父亲水伢几次，但终没发现他父亲水伢的“不轨”行为，也不好指责父亲。面对那些人暗地里的指手画脚，闲言碎语，建华心里很不舒服，可也没办法。也只能在心里恨他的父亲不检点，恨他的爷爷奶奶不管束，恨表姨妈。

一天，表姨妈烧好了饭菜正准备去喊水生来学校吃饭，突然建华出现在表姨妈宿舍门口，挡着表姨妈出门，探着头往里瞧。建华比狗货大二岁，比狗货块头大得多，结实魁梧，横粗鲁钝，可能是长肉不长心，长个不长智，很有点混，凡事从不动脑筋。表姨妈见建华挡在门口，问：“建华来了？快进屋里坐一下，我去喊水生回来一起吃饭……”

“吃你个死。臭不要脸的女人，你听着，你再勾引我老爸那个老不死的东西，我不杀了你这贱女人，我誓不为人。”原来，生产队派建华与他父亲水伢一道去县城买化肥，化肥买好后，他父亲背着他偷偷地买了一件女式衬衫，他见父亲的神色有几分怪异，问给谁买的，他父亲说是给你奶奶买的。可到家后，建华发现父亲把那件衬衫并没有给他婆婆，而是偷偷地拿出去了。建华想，父亲定是将新衣服送给表姨妈了。于是，待父亲出门一会儿后，他也出了门，恨恨地来到表姨妈处找他的父亲。建华的目光把表姨妈的宿舍搜了一个遍，也没有见着他的父亲水伢，便恶狠狠地瞪了表姨妈一眼，悻悻地走了。

表姨妈倒退一步，定了定神，慢慢地坐在